

閔

外

文

學

LIBRARY
1986

北京大学

国外文学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

- 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》前言 季羡林 (1)

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

-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1届大会述评 杨周翰 (4)



- 比较文学的历史 乐黛云 (13)

- 印度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郁龙余 (20)

- 中国通俗小说在越南 卢蔚秋 (36)

- 中西上古神话的比较 蔡 恒 (4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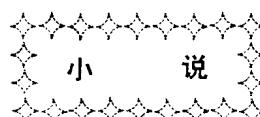
- 中西古典小说异同管见 陆 环 (66)

- 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和《娥并与桑洛》 陈莫京 (83)

- 《爱卿传》与《夜宿破茅屋》 吴兆汉 (94)

- 《霍岭大战》与《伊利亚特》 潘明兹 (103)

- 纳西族汉族龙故事的比较研究 阎云翔 (115)



- 回家 (摘登) [印尼] 托哈·穆赫塔尔

居三元译 (134)

- 评印尼中篇小说《回家》..... 居三元 (152)
归来 [苏] 安德烈·普拉东诺夫
吴晓明译 陆嘉玉校 (158)
普拉东诺夫和他的小说《归来》 陆嘉玉 (184)
路 [日] 井上靖
谢艾群译 (188)
表妹的烦恼 [智利] 爱得华多·巴里奥斯
朱景冬译 (200)



- 鲁拜集 [波斯] 欧玛尔·海亚姆
张鸿年译 (215)
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选载 梁珮贞等 (231)



- 中国比较文学纪事 露 桥 (248)

LITERATURE ABROAD (QUARTERLY)

No.3. 1986 (General No.23)

CONTENTS

-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parative
Literature.....ji Xian lin (1)
- The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Interna-
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.....Yang Zhou han(4)
-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.....Yue Daiyun (13)
-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
of Indian Literature in China.....Yu Longyu (20)
- The China's Thraditional Novels in
Vietnam.....Lu Weiqiu (36)
-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assic
Chinese and Western Mythology.....Cai Heng (45)
-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n the
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
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 NovelsLu Huan (66)
- “Romeo and juliet” and “Ebing
and Sanluo”Chen Mojing (83)
- “Biography of AiQing” and “Passing the Night
in aThatched Cottage.....Wu Zhaohan (94)
- “The War in Huolin” and “Iliat”Qian Mingzhi(103)
- A Comparason Between the Dragon’s

Story of Naxi Minority and that
of Han Yan Yunxiang (115)



Return Home (Excerpt) [Indonesia] Toha
Mohtar Trans. by Ju Sanyuan (134)

Back from the War [Union Soviet]
Andele • Puladonov
Trans. by Wu Xiaoming

Road [Japan] Inoue Yasushi
Trans. by Xie Aiqun (188)

The Annoyance of Cousin [Chile] Aidehoadlu • Bali-
aos Trans. by Zhu Jindong (200)



Robai [Persia] Oumar • Haiyamu
Trans. by Zhang Hongjian (215)

Selected Surrealist Poems

of France Correcter Liang Peizhen etc. (231)
Notes about Chinese

Comparative Literature Lu Qiao (248)

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

——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》前言

李羨林

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。我们过去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，对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认识更差。其实认识两者的重要意义并不十分困难。只要稍一观察，稍一思索，其意义就豁然自明。

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，世界上各民族、各国家、各地区就在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交流。今天，普天之下，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完全是“国货”，一点也没有受外来的影响。远的不必讲了，看一看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：我们吃的、喝的、乘的、坐的、听的、看的，哪一件不是文化交流的结果？离开了文化交流，我们简直没法生活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。我并不是说，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了。我们民族固有的东西依然存在，它是文化交流的基础。它不但影响国内，而且也影响国外。这才叫做交流，否则不成了单流了吗？

谈到文学的交流，情况並无二致。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。

文学方面的交流在中国已经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。没有这方面的交流，就决不会有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；没有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，也就不会有三十年代的文学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学。我们中国的作家从古代起就习惯于一方面创造，一方面借鉴。到了近代，特别是五四以后，在借鉴方面的广度与深度都大大地加强。今后我们在借鉴方面决不会，也不应该削弱与缩减，

而只能更加增强与扩大。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。

研究比较文学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借鉴活动找出一些可遵循的规律，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。我们常说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。通过不同文学的比较，可以从理论上提高我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：不同文学之间相同之处何在？不同之处又何在？产生这些同与异的关键何在？从技巧到内容，都可以进行对比。从对比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，从而丰富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学。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得出来的切实可靠的理论，又可以帮助我们对人类共同思维规律加深认识。

我们不是常常谈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吗？什么叫“中国学派”呢？我认为，至少有两个特点，这两个特点都同我上面讲的那几层意思是密切相关的。第一个特点是，以我为主，以中国为主，决定“拿来”或者扬弃。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；我们也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。只要对我们有用，我们就拿来，否则就扬弃。这一点“功利主义”，我看是必须讲的。第二个特点是，把东方文学，特别是中国文学，纳入比较的轨道，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。没有东方文学，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。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完整的，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。比来比去，反正比不出什么名堂来，对本门学科的发展起阻滞作用，为我们所不取。除了这两个特点以外，还可以举出一些特点。我看这两个已经够了，用不着再举了。

我现在是给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》写前言，上面讲的这一些话同前言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认为，关系非常密切。《年鉴》所体现的精神正是我上面讲的这一些。张文定同志等编纂这一部《年鉴》既总结了过去的经验，又讲述了今天的情况，同时还预示将来的道路。这可以说是空前的壮举，值得我们祝贺。中国学派的轮廓已经影影绰绰地表现在这一部《年鉴》中，我相信，它会受到国内外的关心此道的学者们的欢迎。

目前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比较文学的研究势头是令人鼓舞的。

研究比较文学这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，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。它必将影响我们新文学创造的各个方面，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。比较文学这一股骀荡的春风将绿遍神州大地。

1986年4月22日

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

——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1届大会述评

杨周翰

国际比较文学协会（ICLA）第十一届大会由于法国和英国都愿意主办而分为两部分：法国会议于1985年8月20日至24日在巴黎第三大学举行；英国会议于1985年8月27日至28日在色塞克斯大学举行。这次大会与前两次不同，1979年的奥地利大会讨论的是接受问题，1982年在纽约讨论的是评价问题。第十一届大会对比较文学研究作了详细的分类；重视了欧洲以外的文学；进行了文学理论的探讨。

巴黎会议共分为十二个专题：(1)、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；(2)、文学理论；(3)、叙述学、“互文性”(intertextualité)、符号学；(4)、文化对话(diaLogues des cultures) 和欧洲文学中的baroque；(5)、接美学；(6)、翻译；(7)、口头的和书面的(Oral et écrit)；小说中的口语与叙事文体、口头文学的诗学，美国通俗歌曲与诗歌、民间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比较；(8)、文学的移植(acculturation)，地域性，第三世界所受的影响；(9)、新文学的出现；(10)、专题讨论(ateliers)；实际文学批评分析、文学分析中的可变因素和不变因素；(11)、讨论会(symposium)；新教徒的流布(diaspora protestante) 和艺术与文学；(12)、讨论会：雨果逝世一百周年。英国的讨论会只有一个主题：文学与价值。

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，共提交了论文500篇。

二

这次大会讨论的内容广泛，论文的内容比较庞杂。在关于“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”的专题中比较集中的就“世界文学”这一概念发表了各自的意见；就现有的概念做出评论；第三世界的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；就文学的某一方面，如关于悲剧的概念、关于诗学，通过比较，取得统一；电脑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，如用电脑统计和分析世界神话和编纂字典等。

六十年代以来，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。正如艾略特关于创作所说的，一部新作品的出现，如果是强有力的是言之有物的（至少部分言之有物），它必然会改变从亚理士多德到阿诺德的整个西方文学理论。不论赞成或反对，人们或多或少受到冲击波的冲击。西方新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冲击比较文学。在国际比较文学学者的行列中，大致有两派：一派试图探讨如何吸收，如何把新理论、新方法结合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去；另一派则怀疑或反对。这个情况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本届大会上有了强烈的反映。

属于反对派的多是些权威学者。美国著名学者雷·韦勒克（René Wellek）称新理论为“否认生活的感知一面”，“否认美感经验”，使“文学成为文字游戏，毫无意义”，“不做好坏的评价”，“瓦解作品”，“无补于实际批评”，因此是“反美学的象牙之塔”，是“新虚无主义”。言辞十分激烈。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巴拉基安（Barakian）批评“读者反应”（接受美学）只研究读者作评价的过程，而不研究其评价本身。他认为“架构”理论贬低或无视作品的文学性。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被“互文性”糟蹋作践。文本的分析把作品割裂成碎片。他主张文学研究应当是综合而不是分解，方法应当是归纳而不是演绎。他把新理论称做比较文学的“值得怀疑”的“同路人”。纽约州立大学宾思顿分校布洛克（Block）教授也主张文学理论必须以文

学经验为基础，不应拿文学作为借口或跳板去空谈理论。但他并非绝对否定新理论，而是认为比较文学可以作为新理论的“试验场”。他的言论代表怀疑派。

在英国的讨论会上，四个主旨发言都围绕着价值问题。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勒弗尔（André Lefevere）作的《超出解释》的报告中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，叫“重写”（Re-writing），翻译、批评、改写、模仿都是“重写”。海涅在纳粹时代，在西德和民主德国都被“重写”，文选也是重写，重写使得文学作为一个体系能够前进，使文学体系发生变化和变迁。他主张对前人的作品应通过价值判断，积极地取我所需，在此基础上创新前进。协会第十一届主席、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佛克玛（Douwe Fokkema）教授在以《过去和现在的‘经典’的形成》为题的报告中，提出所谓“经典”或称“正经”（Canon）。正经指基督教经典中的真正的经典作品，而非伪品，这里借指文学作品中的精华。每个时代有自己认为的文学珍品，也就是说有自己的价值标准。他认为评价不能排除道德标准，不能不评善恶、美丑、丰富与贫乏、思想性和艺术性。多伦多的比斯特莱（Bisztary）教授的题目是《价值的中立说》。他认为，《新理论》不谈价值，本身就是一种评价，新理论抨击社会学，说它主观，但阐释学也同样主观，虽然它自认为很客观。他认为我们现在不是不需要评价，而是需要一个评价标准。新理论的“价值中立说”不能成立。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阿尔德里奇（Aldridge）以《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的美学》为题，特别强调文学研究中的道德标准。他认为巴比特（Babbitt）反对浪漫主义，要求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衡量作品是可取的。阿尔德里奇认为，孔子出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，孔子从道德的角度谈文学，亚里士多德用“科学”的方法分析文学，应当优先从道德角度考虑。他提出比较文学必须“合乎人情”（humane），应当以文学中的精华作为评价的标准。在方法上，他反对形式主义的分析，反对抽象的推论。他甚至说，在考虑美和善的问题上，善应当先于美。

综观各种反对新文学理论的言论，主要有下列两点：一是新理论不作价值判断，二是空谈理论，无补于实际批评。他们维护的是人文主义原则。阿尔德里奇就说，比较文学必须有人的感情在内。在方法论上，他们是经验主义的，主张用归纳法做具体分析，反对假设和推论。他们对价值问题固然提得对，但也不能象他们那样抽象地谈价值。要问什么是价值，对谁有价值。其次，他们无视理论探讨的长远意义，不承认理论探讨对思路的开拓。

但是从大会提交的论文来看，绝大多数学者对新文学理论持肯定态度。这些论文有理论的探讨，有历史的叙述，更多的则是实际的应用。理论的探索都是正面看新理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
在“叙述学”的专题中，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叙事文学，提出了一批论文，有的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总结，如从文艺复兴后期各国巴洛克风格的小说，各国流浪汉小说，或某一时期如十九世纪小说，通过比较，总结出一些叙事文学的规律和“美学”。所谓“互文性” (*intertextualité*)，指的是一部作品、一首诗（“文本” *texte*）不是一个独立的机体，而是与其他作品（文本）发生关系，这种关系，有的明显，有的隐晦。明显的用典故、成语，或模仿、戏拟；有的不明显，如两首风格不同的抒情诗，两部内容不同的历史小说，一个并没有明显借用另一个，却有相通之处。实际上，这仍是一个传统和创新问题，而要见到创新，必须与传统作比较研究。怎样进行比较呢？这次大会也提出了不少论文，如从主题、文学概念、比喻、内心独白、叙述者的立场各方面进行研究，来发现其异同。“互文性”的理论起源于符号学，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看，任何符号都是在和其他符号比较下才产生意义的，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的功能，因此，每个符号本身的意义是不固定的。用这个原理来进行文学的比较研究，也就是一部作品（文本）作为一个符号，必须与其他作品（文本）进行比较，才能发现它的意义。在接受美学范围内，提出的论文更多，

接受美学认为以往的文学研究只注意作家和作品，文学过程不完整。作家是作品的生产者，读者是作品的消费者，没有读者，文学也就等于不存在，因此，接受美学把注意力移到读者，并设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，重写文学史。新理论强调作品与读者这一环节，强调读者接受和理解的过程。它认为写成文字的作品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方式，同用语言直接交际不同。写成的作品虽然貌似一个固定的实体，其实它的意义不是一下子就很明显，需要读者使它“归化”，才能理解。例如“白发三千丈”要传达的信息是“愁”，但必须经过一个“归化”的过程，有时是很复杂的过程，所谓“互文性”也就发生在这里。有的理论家声称“每个文本都是‘引文’的镶嵌画。”很象是“无一字无来历。”这实际是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问题。从读者的角度来说，不了解一定的传统，不与传统作比较，也就无从理解作品。

新理论提供了许多新的角度，对文学传达信息的手段，用语言学原理，作了深入的分析，并非无补于实际批评。不过，这些新理论确如反对派所说，不作评价，这是最大的缺点。在概念里兜圈子，离文学实践越来越远。这些理论家把文学和科学的研究的对象等同起来，抽掉了文学中复杂的“人”的因素，他们的出发点是语言和语言学，往往用语言学的构架去套作品，因而显得牵强附会。按照这些新理论，语言是符号，它的意义不在它本身，而在它和其他符号的关系之中。一个语言符号只有潜在的意义，读者须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中去寻求意义。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现代派作品而设的，用来解释乔伊斯的《芬尼根的守夜》是最适宜不过的。可以说，新理论和现代派是一根藤上两个瓜，是产生在同一块土壤上的。我们只有认清这一点，才不至于在企图了解它的过程中，糊里糊涂地堕入迷宫，步入歧途，而能择善而从，取我所需。

三

从第十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来看，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意识到第三世界文学的重要性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次和前次的大会上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，尤其是“文学大国”如中国、印度、日本等未能充分体现。这里有历史的原因。百余年来，国际上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西方国家，他们的学者虽然意识到第三世界，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文学的重要性，但缺乏这方面的训练。其次是东方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，一方面早期进行研究的人数不多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，中断了一段时间，起步也较迟，而且由于语言的隔阂，未能沟通。在这次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中，有关非洲文学的（用欧洲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学）约23篇，有关阿拉伯国家文学的17篇，有关拉美地区文学的14篇，东方各国民文学的有34篇，其中日本10篇，中国9篇，印度（包括泰米尔）8篇，以色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各一篇，笼统谈东方的4篇。涉及到第三世界文学和日本文学的论文一共85篇，占总数500篇的17%。在英国讨论会上共宣读66篇论文，其中有关亚非文学的18篇，占27%。在1976年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八届大会上，佛克玛曾主持过一次会议，讨论亚非文学的比较研究。会上也曾谈到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编写的《用欧洲各国语言写的文学比较史》(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)，能否包括用法、英、葡语写的非洲文学？还希望未来能包括用英语写印度小说。

在这次会上，还有广大领域被遗漏了，如非欧洲语的古代文学和现代亚非民族语文学，尤其是亚洲各国文学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，中东和北非各国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，非洲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，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，不仅是影响的研究，还在于类型、文学形式和主题方面的平行研究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巴黎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，最后一个报

告是艾琼伯 (René Etiemble) 的《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：1980—1985年中国的比较文学》。在大会所有的 500 篇报告中，他的这个发言恐怕是唯一的一次听众满堂、座无虚席。艾琼伯是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，国际比较文学界著名学者，健在的元老。他动过大手术，一般不轻易做大会报告，他列举了解放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的成就，更主要的是列举了中国近几年来在比较文学教学、研究、学术团体、出版物等方面大量的事实，热情洋溢地向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比较文学方面的情况，并说，中国有十亿人口，有悠久的文学传统，潜力和前景是无限的。他的报告博得了热烈的反响。也许有些听众是慕名而来，但从中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关心。

在会外，我们邀请了港台和一些欧洲学者举行了一次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会，交流了情况，谈得十分融洽。我们接触到东方一些国家的代表，他们也很愿意和我国取得联系，如印度文化交流委员会 (Indian Council of Cultural Relation) 也希望我国能参加他们在新德里举行的以《史诗与世界观》为题的国际会议，尤其就《西游记》或《格萨尔》作为史诗到会上谈谈，或从中国角度谈印度史诗，如《罗摩衍那》或《摩诃婆罗多》或中亚的史诗。国际文化交流研究协会 (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) 是以研究阿拉伯世界文化和其他文化关系为宗旨，该会的副主席尤素福 (Magdi Youssef) 教授也希望和我国的东方文学学者取得联系。

形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怎样使比较文学学科真正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，克服国际间现在的片面性，特别是用我国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和文学实践去充实世界文学，进行比较，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的世界文学中总结出一些理论和规律。

一是要大力提倡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，在充分而深入地考察、了解中外两方面文学的基础上，运用有效的方法，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，加强中外文学和理论的基本功训练，搞外 国文学 的加

强中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，搞中国文学的加强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，掌握第一手的材料。要求精通多种语言甚至是一切语言是不可能的，我们的有些研究只能通过翻译，但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至少要掌握两种文学的第一手材料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

二是在方法上多下功夫。方法是工具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种工具用久了，用旧了，就不能很好地起作用，要修理工具或更新工具。有时我们用的工具也许就是一把钝刀子，或是代用品。我们应该熟悉新理论，研究和分析这种理论，择优而取。当然，文学不象原子，它牵涉到人。运用以科学为对象的方法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文学，甚至也不能完全用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。泰纳用自然科学进化论的方法，按照种族、环境、时刻来研究文学史，把文学现象只从种族、民族、社会背景来考虑，显然是不够的。另一方面，把文学现象从人和社会中抽出来，孤立的研究，也是不够的，我们要不断地改进方法，以促进研究的水平。

三是加强信息和人员的交流。信息交流包括了解国外比较文学的新情况、新发展，向国外介绍我国的研究成果。在我国学者参加过的两次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大会上，提交的论文没有几篇，这种情况要改变。广西大学办的《文贝》(Cowrie)在国外有很好的反映。艾琼伯的报告主要是根据《文贝》提供的材料。这也说明，我们要跻身于国际学术之林，必须使国际学术界对我们有所了解。人员交流是一个重要方面，用外文来发表和出版我们的论著，影响就更大。国内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更应该积极进行。应该提倡开展合作研究和协作研究，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，加强讨论和争鸣，促进学术的繁荣。

四是抓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生的培养。全国已有40多所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，有些院校开始招收研究生，不少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机构和教研室。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等地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，民族院校成立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会。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队伍，在抓好普及的基础上，